# 论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

#### 陈忠敏

提要 本文讨论有关判断语音层次时间先后的四个问题:1,语音层次时间的定义;2,文白异读与层次的时间的关系;3,一个音节中不同音类的层次年代不能类推;4,语音层次的时间与官话语音史的关系。 关键词 语音层次:时间先后:文白异读

笔者曾撰文指出语音层次研究有三个关键课题:1,如何鉴定层次;2,如何确定层次的时间先后;3,如何在不同的方言里寻找对应层次(陈忠敏,待刊)。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曾有"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析方法"(陈忠敏 2004)一文作过详细的讨论。本文讨论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有关语音层次的定义、特点我已经在"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析方法"一文中作了解释和讨论,这里不赘。本文谈有关判断语音层次时间先后的四个问题:1,层次时间的定义;2,文白异读与层次的时间;3,一个音节中不同音类的层次年代不能类推;4,语音层次的时间与官话语音史的关系。

### 一、语音层次时间先后的定义

层次时间先后的定义:层次的时间先后是指某一层次在该语言(方言)存在的时间早晚。存在早的就是该语言(方言)的早期层次,存在晚的就是该语言(方言)的晚期层次。我们这里所说的时间先后着重于该语言(方言)的层次的早晚,这种层次的早晚跟标准官话的发展史上的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这一点后文要重点说明。时间先后有相对的,如无法稽考层次产生的最早时代,只知道甲层次早于乙层次;也有绝对的,也就是说可以稽考层次产生的时间,如甲层次产生于南北朝,乙层次产生于两宋间,所以甲层次早于乙层次。

## 二、文白异读与层次的时间

文白异读是一个方言里相同来源的语素读音,由于文言和口语的区别, 而造成的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陈忠敏 2003a)。通常认为一个方言里文读 音是借自权威方言的,而白读音是本地土语的,所以根据文白异读来确定语 音层次的先后是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方法:白读层比文读层早,文读层比白读 层晚。文白异读要跟一般的方言借音区别开来。李荣先生曾说过:"北京的 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李荣 1982) 似乎在文白读的时间层次上北京话是一个例外。笔者详细地查看了李氏的 原文,觉得他把方言借音当作了文白异读。李氏这句话是针对他所举的两 个方言借音的例子说的。见母二等的"搅"北京话有两读:tçiau³/kau³,读 tçiau3 符合北京的音变规律,是本地固有的读音,读 kau3 是外来的,不符合北 京的音变规律。"尴尬"读 kan¹ka5,如按古今音变规律,北京应读"监介"。 不读"监介"的原因是这个词是由吴语区传到北方的。所以从北京话的角度 来看"搅"读 tçiau³/kau³ 并不是文言对白读,而是本地音对外来音;"尴尬" 读 kan¹ka5 也不是文读或白读,也是外来的借音。北京话真正的文白异读字 主要是中古时期收-k 韵尾的人声字,据耿振生的分析也是文读音晚于白读 音(耿振生 2003)。所以对汉语各地方言而言,文读音晚于白读音这一说法 是站得住脚的。

利用文白异读来推断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首先必须把"文读音"、"白读 音"转换成"文读层"、"白读层"。通常所说的文读音、白读音指的是一个字 音,也就是说文读音、白读音的对立单位是音节,而语音层次对立的单位是 一个音节中的音类,即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由于单位的不一 致,有时利用文白异读来确定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会碰到麻烦。例如福建 漳平话中的"陈"文读音是 tin2, 白读音是 tsan2(漳平话材料来自张振兴 1992,下同)。文读音与白读音对比,声调一致,都是阳平调,但声母韵母都 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文白音的差异转换成语音层次的差异,换句 话说文白音的差异是反映在声母 t-ts 上,还是反映在韵母 in-an 上,或者 是既反映在声母上也反映在韵母上?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 t - 读音层要 晚于 ts - 读音层,而韵母的差异与文白读无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 - in 读音层要晚于 - an 读音层,声母的差异与文白读无涉;如果是第三种情况 t-读音层要晚于 ts-读音层, - in 读音层也要晚于 - an 读音层。问题的关 键是用什么标准来找出文白音与文读层、白读层的转换和对应机制。文白 异读是反映语音层次的,所以可以从语音层次的特点来制定标准,从而找出 文白读与文读层、白读层的转换和对应规则。我曾在"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 析方法"一文(陈忠敏 2004)中指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语言(方言)内 部,一个语音层次所具有的语音特征在相同语音条件下或来源于相同的音 类条件下会重复出现(recurrent appearance)。在同类或邻近方言里可以找到 对应的语音层次(corresponding strata)。以这两个特点来看福建漳平话中的 "陈"文读音 tin2. 白读音 tsan2 到底跟声母的差异相对应还是跟韵母的差异 相对应。先看声母。假设文读音 tin²,白读音 tsan² 的差异反映在声母上,那么 在漳平话里澄母 t - xts - 两读的,读t - 的都应是文读层,读ts - 的都应是白读层,可是事实偏偏相反,在漳平方言里,澄母读塞音 t - 或 th - 的都是属于白读 层,读塞擦音  $ts - ut_s^h - nt_s^h - nt_s^h = nt_s^h - nt_s^h + nt_s^h$ 所以"陈"文读音 tin<sup>2</sup>.白读音 tsan<sup>2</sup> 跟声母的差异无涉。再来看韵母。"陈"是 真韵字,在漳平话里真韵读-in 是文读音,读-an 对应于白读音:

	进	陈	趁	闽	鳞
文读音	tsin <sup>5</sup>	tin <sup>2</sup>	tin <sup>5</sup>	bin <sup>2</sup>	
白读音	tsan <sup>5</sup>	tsan <sup>2</sup>	tan <sup>5</sup>	ban²	lan¹

同属闽南的厦门方言也有相对应的现象,即真韵读 - in 是文读音,读 - an 对应于白读音(北大中文系 1989,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

	进	陈	趁	闽	鳞
文读音	tsin <sup>5</sup>	tin <sup>2</sup>	tín <sup>5</sup>	bin <sup>2</sup>	lin¹
白读音	_	tsan <sup>2</sup>	tan <sup>5</sup>	ban²	lan¹

显然漳平话中的"陈"文读音 tin², 白读音 tsan² 是跟韵母的差异相对应, 跟声母无涉, 由此可以推断: 在漳平话里真韵 - an 读音层早于 - in 读音层。

由此可见利用文白异读来确定语音层次先后首先必须要找到文白读所对应的音类层次,而音类层次又必须按语音层次的特点来寻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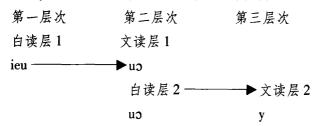
同一来源的音类今读音相同而具有文读和白读的双重身份,这是断定

####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

层次时间先后的一个重要线索。例如福州话虞韵的韵母读音层有三层: - ieu、- uo、- y,其中 - uo 读音层既可以做白读层也可以做文读层(例子取自北大中文系 1989):

	文读音	白读音
珠	tsuɔ¹	tsieu t
主	tsy <sup>3</sup>	tsuɔ³

当 - uɔ 做文读层时它对应的白读层是 - ieu; 当 - uɔ 做白读层时它对应的文读层是 - y。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表表示:



很明显,通过 - uo 文白异读的双重身份我们可以将福州话虞韵的三个层次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为:

第一层 ieu

第二层 up

第三层y

其中第一层最早,第二层其次,第三层最晚。

为什么我们可以根据"珠、主"这两个字的文白异读就能理清福州话虞 韵三个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呢?原因是:第一,文白异读是一种系统的层次 又音现象,"珠"有 - ieu/ - uɔ,"主"有 - uɔ/ - y 文白异读,虞韵的其他一些 字必定也有相同的文白异读的情形,所以 - ieu/ - uɔ, - uɔ/ - y 都不是孤立 的读音变异,而是成系统的读音层次差异;第二,关键是 - uɔ 这个音类在虞 韵里既是文读层里的音类,又是白读层里的音类。根据 - uɔ 的双重身份可 以断定 - ieu、- uɔ 和 - y 三个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

## 三、一个音节中不同音类的层次年代不能类推

由于语音层次的最小对立元是音节中的音类,即声母、韵母或声调,而

不是音节,也就是说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可以处在不同层次。澄迈话"状"有三种读音(何大安 1981):tsuan,tuan,to。三个音节中的声调相同,声母有 t-/ts-2别,韵母也有 -o/-uan 的不同。根据语音层次的系统性,我们知道照二声母组读塞音 t-读音层要早于读塞擦音 ts-读音层,阳韵读 -o读音层要早于读 -uan读音层。澄迈话"状"的三种音节的读音形成层次交叉现象:



早期层次的 t - 可以配早期层次的 - o,也可以配晚期层次的 - uan,反之亦然,晚期层次的 - uan,既可以配早期层次的 t - ,也可配晚期层次的 ts - 。换言之,不同层次的音类可以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音节。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音节的声母层次来推导韵母、声调的层次,也不能用韵母或声调的层次来推导同一音节声母的层次。梅祖麟先生曾排列闽语鱼韵韵母的两种读音(梅祖麟 2002)。

	梳	疏	初	苧	箸	猪	书	鼠
福安	sœ¹	$see^1$	tshœ1	tœ <sup>6</sup>	tøi <sup>6</sup>	tøi ¹	tsøi¹	ts <sup>h</sup> i <sup>3</sup>
福州	sø¹	sø¹	$ts^h \boldsymbol{\varnothing}^l$	tø <sup>6</sup>	tøi <sup>6</sup>	ty¹	tsy¹	ts <sup>h</sup> y <sup>3</sup>
厦门	sue	sue	ts <sup>h</sup> ue¹	tue <sup>6</sup>	ti <sup>6</sup>	ti <sup>1</sup>	tsu¹	$ts^h u^3$
揭阳	_	$\mathbf{so}^1$	$\mathbf{ts}^{h}\mathbf{o}^{1}$	-	t <b>w</b> <sup>6</sup>	t <b>w</b> ¹	tsw¹	ts <sup>h</sup> w <sup>3</sup>
建瓯	su¹	su	ts <sup>h</sup> u <sup>1</sup>	ty⁴	ty <sup>6</sup>	-	$sy^1$	ts <sup>h</sup> y <sup>3</sup>
建阳	so¹	$so^1$	$t^h o^l$	-	ty <sup>6</sup>	-	sy¹	$ts^h y^3$
永安	sau¹	sau¹	ts <sup>h</sup> au <sup>t</sup>	tau⁴	ty <sup>5</sup>	-	Çy¹	tç h y³
将乐	Çu¹	Çu¹	tç bul	ty <sup>9</sup>	thy6		çy¹	tç <sup>h</sup> y <sup>3</sup>

梅文认为"梳、疏、初、苧"等字韵母的读音层次要晚于"箸、猪、书、鼠"等字韵母的读音层次,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鼠"、"书"等书母字在福州、厦门等地声母读塞擦音,这是代表《切韵》以前的特征(梅祖麟 2002)。换句话说他用声母的层次来推断韵母的层次,没有认识到一个音节中音类的层次可以不同这一特点。其实福州话、厦门话"鼠"、"书"等字韵母读 - y 和 - u,是晚近的鱼虞相混层,比"梳、疏、初、苧"等字韵母读 - ø 和 - ue 要晚得多。下表是福州、福安两地一些鱼、虞韵字的读音,请比较其韵母的读音(福州话据北

####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

大中文系《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和李如龙等《福州方言词典》;福安话据李 如龙 1996 年"吴闽方言比较研究"项目的调查)。

	猪鱼	株異	初鱼	煮血	主真	舒鱼	输真	锯鱼	具實	举 <sub>鱼</sub>	矩点
福州	ty¹	thy1	ts <sup>h</sup> u <sup>l</sup>	ts	y <sup>3</sup>	sy	y <sup>1</sup>	køy <sup>5</sup>	køy <sup>6</sup>	k	y <sup>6</sup>
福安	tøy¹	tsøy 1	ts <sup>h</sup> u <sup>1</sup>	ts	.3 1	sø	y i	køy5	køy <sup>6</sup>	k	i <sup>3</sup>

表中福州、福安话的 - øy 就是梅氏的 - øi。福州方言里文读层,也是鱼虞相混层的韵母是读 - øy 或 - y,在庄组声母后则读 - u。福州话鱼韵文读音 - øy和 - y 是以声调为条件的互补变异。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的,其韵母读 - y;声调是阴去、阳去的,其韵母读 - øy。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同一层次上的变异:



在福安话里鱼虞相混层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读 - øy,另一个层次则读 - i。理由是鱼韵和虞韵里很多字可以有 - øy 韵母和 - i 韵母两种读法,而且读 - øy 韵母的出现在新词,非本地方言特有词里;而读 - i 韵母的,则是出现在旧词,方言特有词里。试比较:

读 - øy i	韵母	读 - i	读 -i 韵母			
带鱼	tei <sup>5</sup> <u>ŋøy</u> ²	鱼团干	<u>ni²</u> ian³nan¹			
猪牯	<u>tøy¹</u> ku¹	猪狮(种猪)	ti¹lai¹			
诸(单字音)	tsøy¹	诸娘(女人)	$\underline{tsi}^1$ nio $\mathfrak{g}^2$			
蛛(单字音)	<u>tøy</u> ¹	蛛网儿	$\underline{\operatorname{ti}}^1$ ma $\mathbf{\eta}^4$ nei $^2$			

如果我们把鱼虞相混层的读音都算作文读音的话,那么福安话的 - øy 韵可算作鱼韵的新文读层,而 - i 则要算作鱼韵的老文读层了。所以根据以上分析,福安话的早期阶段鱼韵、虞韵的文读层是读 - i 的,后来新文读层 - y 进人福安,马上就发生了高元音裂化: y > øy,而且这种裂化音变很彻底,鱼韵、虞韵的新文读除庄组声母后读 u 外全读 - øy。

厦门话里"书"读 tsu¹,"鼠"读 tsʰu³,其韵母更是晚近鱼虞相混的文读层。请比较下表:

猪鱼	诛虞	书鱼	朱虞	鼠鱼	取真	居鱼	驹虞	鱼鱼	虞虞
, tı	ı¹	tsi	u¹	ts <sup>h</sup>	u³	kı		γι	u²

在福州、福安、厦门话里"梳、疏、初、苧"等字韵母的读 - Ø/ - œ/ - ue 是鱼韵中的鱼虞有别层,所以要早于上述的任何鱼虞相混层的读音。笔者曾撰文论述闽语鱼韵的层次(陈忠敏 2003b),闽东(福州、福安)和闽南(厦门)鱼韵的读音层次如下表:

		闽东	闽南
鱼韵有别层	第一层	- ø(œ)	– ue
	第二层		<b>- w</b> ∕i
鱼虞相混层	第三层	-i	
	第四层	- y(øy)	– u

所以尽管"鼠"、"书"等书母字在福州、福安、厦门等地声母读塞擦音,代表《切韵》以前的特征,并不等于它们的韵母也必须跟声母同处相同的层次。由于语音层次的替代是以音类(声母、韵母或声调)为最小单位,所以求证音类的层次时间必须依据音类本身的语音特点,而不是其他。由于语音层次替换的单位是音类(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所以谈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也必须是这种音类的时间先后,而不是整个音节的时间先后。

我们在判断福安话鱼韵 - øy 层次和 - i 层次的时间先后时用的是非语音因素。用非语音因素来判断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必须相当谨慎,因为语音层次的分析首先应该考虑语音因素而不是其他非语音因素,只有在其他语音都相同或都失效时才可以考虑非语音因素。

## 四、语音层次的时间与官话语音史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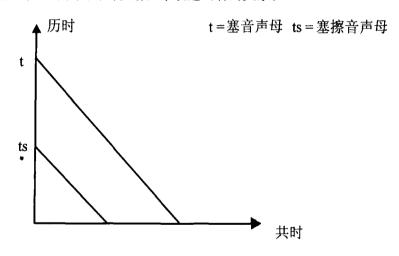
汉语方言,特别是汉语南方方言受中原标准官话的渗透和影响是长时间的,广泛的。这种渗透和影响既有来自移民的口语,如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口语;也有隋唐以降通过文教传习所带来的各时期书面语。这些来自中原官话的读音一层一层覆盖在南方的土语上面,各层之间互相杂揉、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南方的各种方言。所以在判断方言语音

####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

的层次时自然会把中原官话的语音发展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例如在 闽语、部分吴语知组声母有两种读音、读塞音跟端组声母合流、读塞擦音与 精组声母相同。下面是潮州话的例子(北大中文系1989):

张	住	K
tsiaŋ¹	tsu <sup>4</sup>	ts hian 2
t ĩe¹	tiu <sup>6</sup>	tuŋ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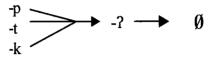
中原官话的语音史里,知组读塞音跟端组合流是反映中古以前的状况,知组 读塞擦音则是反映中古或中古以后的情况,所以参照官话语音中可以判断 潮州话里知组声母两个读音层的时间先后:读塞音的早干读塞擦音的。可 以用一个历时和共时的映射图来表述两者的关系:



晚期层次 早期层次

由于汉语方言的独特历史背景,运用这种历时——共时互为参照的方法(本 文命为"参照法"),来断定方言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 这种参照法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主要原因是:1,这种参照 法过度强调了中原权威官话对周边方言的影响和作用,而把周边方言看作 是被动接受的一方,换句话说它忽略了方言土语对中原权威官话渗透层的 反作用。方言土语对权威官话的反作用有时会模糊语音演变的轨迹, 使这 一参照法失效。2,把中原权威官话看作是唯一的渗透源也与语言事实不尽 相同。移民不尽全部来自中原,文言读音有时更来自于当地的县城、地区中 心城市、省会的读音。3,本文一开始就说了方言的层次时间先后是指某一 层次在该语言(方言)存在的时间早晚,层次时间先后着重于该语言(方言)的层次的早晚。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层次的早晚跟标准官话的发展史上的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对应联系。下面列举两种形式的反例。

从中原权威官话的语音史来看古人声韵的韵尾大致有如下的演变:



从三种塞音韵尾演变为只有一种喉塞音韵尾,最后是喉塞音韵尾消失,完成 人声韵跟阴声韵合并的过程。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例)古人声韵的韵尾今有 四种:-p,-t,-k,-?,另有一部分古人声韵今并入阴声韵。譬如:

答	阔	落	尺	滴
- a?/ - ap	- ua?/ - uat	- au/ - au?/ - ak	- e∕ - ik	– i?∕ – ik

上述字中收喉塞音韵尾 - ? 或读阴声韵的是白读层,收 - p, - t, - k 韵尾的是文读层。如果按本地方言的文读层白读层来判断这两个层次的时间,收喉塞音韵尾 - ? 或读阴声韵所代表的读音层次要早于收 - p, - t, - k 韵尾所代表的读音层次。本文把按本地音韵特征归纳出来的时间分层法叫做"本地法"。在这里显然本地法跟参照法发生了矛盾。在本地法与参照法发生矛盾的时候,参照法必须服从本地法,因为层次的时间先后是指某一层次在该语言(方言)存在的时间早晚,所以层次的时间先后最终应该根据本方言的音韵特征来决定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

浙江义乌话的声调格局跟一般吴语的不同,调类有十个(据方松熹 2002,下同)。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调类	33	53	55	?5	22
阳调类	213	31	13	712	311

跟其他吴语相比,义乌话这十个调类的特别之处是人声阴阳调还各分两套,一套是短促的,调值是 75 和 712;另一套是非短促的,调值是 22 和 311。跟这两套人声相配的韵母也分成带喉塞音 - 7 和不带 - 7 的:

####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

尺 ts<sup>h</sup>ə?<sup>5</sup>/ts<sup>h</sup>ai<sup>22</sup>;白 bə?<sup>12</sup>/bɛ<sup>311</sup>;六 lo?<sup>12</sup>/lau<sup>311</sup>

根据中原官话语音发展史,读短促调的,韵母带喉塞音韵尾的层次一定早于不读短促调的,韵母不带喉塞音韵尾的那个层次。但是从义乌话文白异读的对立来看,读短促调韵母带喉塞音韵尾的是文读层,不读短促调韵母不带喉塞音韵尾的则是白读层。义乌话土语层应该是读非短促调韵母也不带喉塞音,后来受周围其他强势吴语的渗透,产生了新的短促的人声调,韵母也带喉塞音。所以在义乌话的声调层次里人声 22 和 311 层次要早于 75 和 712 层次。本地法跟参照法在这里也发生了矛盾。

由此可见判断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不过方言 里提供判断的线索还是很多的,只要方法正确,考虑周全,"剖析毫厘,分别 黍累",层次的时间先后也是能水落石出的。

#### 参考文献

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陈忠敏(2003a) 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第23卷第3期。

- ——(2003b) 吴语及其邻近方言鱼韵的读音层次——兼论《切韵》鱼韵的音值、《语言学论从》第27辑,商务印书馆。
- ——(2004) 语音层次的定义和分析方法,汉语历史层次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复日大学。
- ——(待刊) 有关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几个问题,《汉语史学报》第五辑待刊,上海教育出版社。

方松熹(2002) 《义乌方言》,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大安(1981) 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

耿振生(2003) 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第27辑,商务印书馆。

李 荣(1982) 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等(1994) 《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梅祖麟(2002) 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何大安主编《第三届国际 汉学会议论文集——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筹备处。

张振兴(1992) 《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 《厦门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310028 浙江杭州,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 

Abstract: An articulatory research of the final nasal segments in Shanghai Dialect is don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EPG technology. Three analyzing methods are applied: I. Working out the ratio of contact area (RCA); II. Working out the contact area of each line (RAC1 - 12); III. Analyzing the contact indexs of electropalatographic data (CA, CP, CC).

Key words: final nasal segments; articulatory properties

#### A Query about the Pre - palatal Onsets on Yunhui

...... Mai Yun(99)

**Abstract:** Some researchers considered that the pre – palatal onsets had arisen on *Yunhui* at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data of Hpags – pa script, and proved that, at that time Chinese had not the pre – palatal onsets.

Key words: Yunhui(韵会); pre - palatal onsets; Hpags - pa script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s Rhyme System Based on Different Editions of Shijing

------ Yang Jianqiao(108)

Abstract: Besides Mao (毛) edition, there exist other three prestigious editions of Shijing, Qi (齐), Lu (鲁), and Han (韩).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henomen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se editions exhaustively, and demonstrates that although the three editions use characters which are in many different from with Mao edition, in most time, th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Mao edition belong to same rhyme group. So,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rhyme system of Old Chinese based on those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ree editions, and gets the same 31 rhyme groups as the traditional Mao edition – based studies revealed.

**Key words:** Old Chinese Rhyme group; Three prestigious editions of *Shijing* (三家诗)

Some Notes on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 Chen Zhongmin(12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 discuss four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identifying

####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They are: a.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c. sound categori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stages can coexisting among one syllable.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and the Mandarin history.

**Key words:** The chronological stages of sound strata;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 On the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i(使)

..... Fan Xiao(133)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i(使) is composed of three main kinds. The first kind is shi used as a verb evolved into a preposition, that is, the meaning of "order, accredit, send, appoint" extends to "motivate", and through which, to "let, make" or "cause". This kind is semantic bleaching, i.e., from a meaning word to a functional word. The second kind is the evolution from the verb to a noun, that is, the meaning of "order, accredit, send" extends to "serve as an envoy abroad", and through which to "envoy" or "diplomat". This kind is the conversion of parts of speech. The third kind is from the shi as a word to a morpheme, that is, from phrases such as "V + shi" "shi + V" or "N + shi" "shi + N" to compounds. This kind 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phrases to compounds. As for the motiva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it is multi - dimensional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oughts and concepts. 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variation of sememes, the changes of the referent of the noun before or after shi, and that of the verb after shi, the changes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structures, and the tendency of being disyllabic.

Key words: shi(使); meaning; syntactic f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Tense in Chinese

...... Zhang Xinhua(153)

Abstract: The tense anchors an event in time related to a referent point,